

关于我国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几点思考

姚丽萍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新时期,为落实新课标要求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小学德育工作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生态学群落理论框架,结合“生活·实践”教育理念,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分析我国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特点,探讨我国小学德育生态群落构建所面对的问题,构建系统性优化路径。增强生态群落的开放性、保持非平衡态是生态群落发展的内部条件;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涨落是达到有序的自组织的要因,实施这些策略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小学德育工作实效性,加强德育特色化建设。

关键词:小学德育;生态群落;主体间性;自组织理论;“生活·实践”教育

Research on Moral Education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YAO Liping

(Shenzhen Nanshan Arts & Science Experimental School,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has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y us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in ecology, combining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life-practice education,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self-organization,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in primary schools in our country. It discusses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and proposes some reflections. Enhancing the openness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and maintaining a non-equilibrium state are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Non-linear interactions and fluctuations are essential factors for achieving ordered self-organization,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in primary schools and strengthen the cre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ecological community; intersubjectivity;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life-practice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5-02-10

【作者简介】 姚丽萍,博士,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集团科创学校一级教师。

2022年4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系统地融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时代新人的目标。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小学德育工作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新时期我国的小学班主任德育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如学校对其重视不够,实施德育主体综合素养有待提升,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存在偏差。^[1]如何突破固有范式,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德育生态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本研究借鉴生态群落的概念框架,结合“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探讨我国小学德育生态群落建设的现状以及优化策略。通过增强生态群落的开放性、保持非平衡态,促进生态群落的发展。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涨落是达到有序的自组织的关键因素。^[2]这些策略为德育创新提供机制性解释,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国小学德育的推进工作,提高我国小学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和精准化,推动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全面发展。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在本研究中兼具方法论与价值论意义。该理念承袭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精髓,主张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实践活动,实现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3]。在操作层面,其核心理念“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经验连续性”与德育生态群落的开放性特质高度契合:首先,要求德育突破课堂边界,融入社区服务、家校共育等生活场景;其次,强调通过主体间的实践互动(如班主任与家长的协同、学生与社区的对话),激发德育系统的自组织活力;最后,指向“经验重构”的动态过程,为非线性相互作用中的价值观塑造提供实践路径。这一理论融合不仅拓展了德育生态理论的内涵,也为破解当前德育困境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范式支撑。

一、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结构与特征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在其著作《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中率先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的概念。^[4]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出发,倡导学生在合作、理解、宽容的良好教育氛围中学习且享受一种和谐的精神生活。随着教育是一种生态系统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群落(Biotic Community)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在生态系统领域里,群落是指某一地域或者环境里各个生物种群的集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指主客体群所构成的结构单元,彼此依存,相互制约。^[5]这种制衡,为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根据生态系统在思政领域里各个主客体群落构成的结构单元,本研究把小学德育生态群落进行了细致划分。

小学德育主体(客体)群主要包括道德与法治教师群、德育管理者(包括班主任群)、少先队干部群(大队干部、中队干部)、学生群等。根据与学生群交往的频率,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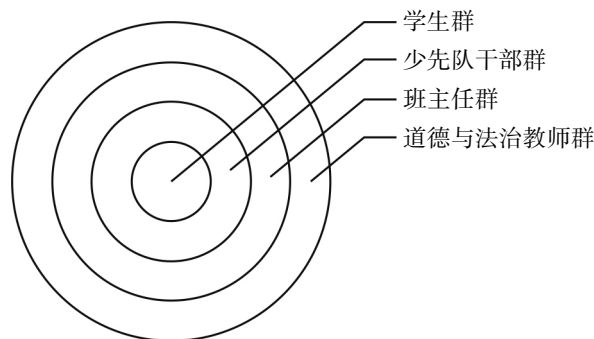


图1 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结构图

在小学德育生态群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学生,学校除了提供德育以外,还提供智、体、美和劳其他四育,学校服务的主体就是学生;与学生交往密切的是少先队干部,而且主要是中队干部;实施德育的主体是班主任,这与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结构有关,以学校为单位建立大队,以班级为单位建立中队,班主任作为中队辅导员与学生密切接触;由于道德与法治课程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各科课时安排,每周2节课时,导致离学生群体最远的就是道德与法治教师,相当于副科教师在学生心中的位置。结构决定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功能,需要摆正一些关系。

传统的教育理论认为教师是施教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这种观点比较符合传统的主体性理论,即在主客二分原则的基础上,每个主体自然地就把周围的其他主体进行客观化,这样人的生存方式就变为孤立、封闭,显然与克雷明呼吁的学生合作良好环境不符。当教育双主体理论横空出世,小学德育过程也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根据存在主义生存论分析语境下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提出“我一你关系”的本体论克服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6]因此,小学德育生态群落里的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即为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学生是德育实施的客体,是消费者;学生也是“教学相长”的主体,对其他群体产生“反作用”,如学生通过接受德育,思想政治文化素养得到提升,表现出“真善美”的行为,主体性获得满足后反过来促进德育实施者的反思,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性。那么学生作为德育工作的中心,是各个阶段的教育目标所决定的,体现了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客观性特点。

少先队干部是德育接受者又是学生群体的管理者,班主任受到德育中层的管理,又和德育领导并肩构成德育工作队伍的主体,是群落中最活跃、最有力的部分,亦是德育的客体;道德与法治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却鲜于与学生群体沟通的一个群落。其中,“班主任”群体在小学德育工作中尤为重要,虽然班主任并不是与学生交往最密切的主体,却是教育者中与学生交往最紧密的群体,是家校共育的纽带、是德育处各项工作落实的桥梁、是大队和中队信息沟通的传递者、是参与学生群各类生活最深入和最广泛的一部人,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持之以恒、导之以行”能动性最强的教育者。

对学生群体的研究,目前大多把小学德育生态群落视为一个被动的他组织系统,仅就管理者角度探讨其发展,因而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自组织理论能够为研究小学德育生态群落提供新视角,对于探讨其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 Theory)由普利高津(Prigogine)等人提出,是把复杂性系统作研究对象,即在复杂性条件下(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四个条件),系统及系统中各个要素能够从无序态向有序态转化。从自组织理论分析和考察小学德育生态群落,可以发现它作为一个复杂的教育系统,强调每个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个生态群落最初是由外力调节而形成的他组织,如少先队中队受学校少先队大队领导,少先队大队受学校党组织领导,但是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自下而上”的各种规范中相互合作走向了自组织。因此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看,小学德育生态群落不能人为地构建,而是需要通过创造四个条件促使其自发地形成健康的生态群落。

二、我国小学德育现状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创建小学德育生态群落日益成为可能。通过各个生态群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比较健康的生态。但是,对比要创建健康德育生态群落的要求,目前的小学班主任德育主要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德育不适合新时代学生发展

典型的表现是把学生当作德育的客体,班主任采取同道德与法治教师一样的做法,用知识灌输的方式教育

学生,加之部分班主任德育理论知识欠缺,匮乏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难免在开展德育工作时受到掣肘。当今时代的学生作为信息技术的原住民,居住环境、学习内容、学生特点等皆发生改变。如与以往的小学生相比,现在的小学生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较低,痴迷电子产品,缺乏正确的价值观等,^[7]学生在这种多元化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身有一套价值判断的准则,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如果班主任仍然秉持“师道尊严”,对学生采取“训诫”的方式,必然适得其反。为了落实素质教育在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该加强班主任对于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求的理解。然而班主任素养的提升一方面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师徒结对”,老教师传授给新教师的方式多半是传统德育方法,难以适应新时代学生心理发育的特点,施加的德育犹如“隔靴搔痒”,没有抓住“痛处”,导致事倍功半。

(二)德育工作定位不够准确

受到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现代小学管理展现出重“智”轻“德”的现象。学生成绩不仅是衡量一所学校是否优质的重要标准,教师职称评聘、年度考核、评优评选也与学生成绩挂钩,加之家长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学校的教育决策。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检测设立的初衷是考察学生的身心发展变化、客观反映学业质量、探究影响学业质量的原因,但是这样一本好好的“经”由于层层加码,落实到学校就变成了追逐功利化思想的温床。虽然学校在日常教学中严格落实国家课程对于课时安排的要求,但面对国测,很多学校放弃了本应该占重要位置的“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信息技术”等副科内容。被抽到的学校连“双减”政策都无法落实,更谈不上营造良好的德育校园文化氛围。这些问题都属于德育定位不准。德育绝不是独立于智育之外的另一个教育类别,它是一个学校的“工作之首”,寓德育于所有学科之中,渗透到全部教育生活之中,与道德与法治课程相互融合,与班主任管理相互映衬,这样才能使得德育获得成效。

(三)小学班主任综合素养尚待提高

小学对于教师评价一般停留在“德勤绩能廉”五个方面上,一般都是由教学突出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但是却疏于对该教师是否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和品德修养两方面的考察。如有的班主任自身的道德素养就不够,“言传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小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品德修养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缺少基本的辨别能力,极易就被教师的错误行为所误导,造成理解困难;有的班主任是非师范院校毕业,没有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知识,导致日常开展小学德育工作时缺少艺术性、计划性和统一性;有的班主任缺少与学生平等交流的意识 and 能力水平,“高压”“道德绑架”“专制”“控制”成为某些教师的惯用伎俩,使得沟通乏力,做法简单粗暴;还有一些班主任缺少与家长进行良好沟通的能力,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往往升级了矛盾,使德育效果大打折扣。

(四)家校区教育并未形成合力

青少年的教育事业作为系统化的工程之一,亟须家庭、社区和学校形成教育合力。然而实际情况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重视学校教育,忽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小学生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无可避免地受到家庭、社会等的影响,学校教育无法取代其他两者的教育作用。目前来看部分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存在认知偏差,家长重成绩轻品行比较普遍,不仅与家长的育儿观、受教育水平和教养方式有莫大关系,还与现代经济社会家长付出巨额的教育成本有关,优异成绩的回报率稍显高于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回报率。同时,我国社区教育尚显薄弱,基本以学校为中心,连接社区内各机构、部分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是否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尚不明确。因为以学校为中心,所以社区教育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加上“双减”政策的出台,课后延时服务的出现,导致学生滞留学校时间增加,参与社区教育的机会不断减少。如果可以整合学校、家庭和社区三方的教育,做到三者的相辅相成,那么小学德育工作将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利用生态群落视角剖析德育现状

虽然用生态群落视角透视小学德育工作历时不长,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小学德育工作生态群落早已“浑然天成”,各主客体在小学德育工作领域中相互影响、沟通协作、交流互动等产生了比较好的“生态效应”。然而,对比健康生态群落的客观要求,当前小学德育生态群落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生态主体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叫作“生态位”,^[5]包括基础生态位和实际生态位。基础生态位和实际生态位本质的差别在于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基础生态位:生物群落中某一物种所栖息的理论上的最大空间,即没有种间竞争的种的生态位;实际生态位:生物群落中某一物种实际占有的生态空间。^[8]根据前文问题描述,现存对小学德育价值的认知程度不高和小学德育生态群落存在实际生态位和基础生态位差距过大的问题。根据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德育情况显示,我国小学四年级学生普遍具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均比2017年上一轮德育监测有所提升,但是认识程度还有待提高。这反映在小学生对德育有关内容的认同、对德育的态度以及参与开展德育活动所花费的精力多少。虽然有九成的学生认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是在勤劳节约、诚实守信等日常行为规范表现良好的却降到了85%,喜欢道德与法治课的降到了80%左右。^[9]

生态位差距问题,如传统德育方法与新时期学情之间的矛盾、德育工作定位失准等。除此之外,道德与法治教师生态定位模糊,主要表现为作为实施德育的边缘人,身份尴尬,虽然是副科教师却受到学生的轻视,还要承担德育任务。德育状况监测结果显示,部分道法教师认为自己亟待补充传统文化、地理、法律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再者,学生生态主体核心角色不明显,这是由小学教育的特殊之处决定的,即小学生作为发展初始阶段的个体,呈现出较为被动的角色定位,加上小学教师“不敢放手”的特性,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主体,更因为父母关注学科成绩(四年级学生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是自己学习情况,他们希望家长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健康、体育或艺术),而忽视将道德品质的培养作为自身内在成长的强烈需求,被动地接受道德与法治教师给予的理论知识,接受班主任的劝诫教导,缺乏主动内化与思辨过程。到了小学高年级,个别学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严重影响了小学德育的效果和自身道德品质的提高。监测报告也指出学校开展校外德育实践活动遇到的主要困难即为社会资源不足。

不论是我国小学德育的现存问题,还是通过生态群落透视我国小学生态群落的结构图,发现问题是一致的,亦即不管是实际情况,还是理论剖析,我国健康小学德育生态群落的创建不得面对以上问题。

四、对于完善小学德育健康生态群落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生态群落的开放性

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下,开放性尤为重要。它要求德育工作不仅是透明的,还要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增强彼此的理解和信任。班主任作为德育工作的核心执行者,应具备德育管理者工作安排的知情权,并在管理过程中与学生、家长保持密切沟通,确保信息的通畅。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因沟通不畅带来的误解和熵^①情况的增加。

德育生态群落经常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转换,循环流动的过程中生成新的信息,^[5]这一点就非常符合一个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也是德育生态群落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开放性主要是指图1中的各个主体之间信息要能够顺畅地流通,也即德育工作是透明的,班主任具有德育管理者工作安排的知情权,班

^①传播学中表示一种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无组织性。

主任管理过程中要和学生、家长密切沟通,保持信息的通畅,尽量避免由于沟通带来的误解,已经由此产生的熵的增加。要做到开放性,包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如有的学校举办的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学校进社区、社区进学校等活动;对内开放,即主体之间由于存在文化水平差异、价值观冲突、道德标准不同等,需要彼此接纳和认同,可就争议问题进行辩论,尊重彼此差异、彼此帮扶等。

(二)保持非平衡态是生态群落发展的内部条件

非平衡态作为自组织系统的核心运行条件,指的是系统内部每个角落的物质密度、能量分布差异很大,不是平衡的。^[10]如果一个小学的德育生态群落是健康的、发展的,它一定不是恒久的、平衡的。也许某个瞬间通过各个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达到一种短暂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肯定会被新的要素打破,这样才能驱使系统达成新的稳定态,标志着德育工作跃升至新高度。要想保持非平衡态,可以通过多元化策略引入不同的参与者,如班主任的构成不必拘泥于语文教师,数学、英语乃至体育教师亦可担任。实践表明,部分体育教师在担任班主任后,德育活动开展得尤为顺利,学生积极性显著提升。在道德与法治教师的选配上,亦不必局限于文科背景,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教师均可尝试,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教育信念、职业动机等各具特色,即便同一教师在不同情境下,其表现亦会有所差异,所以要尊重差异,鼓励创新。通过引入多样化的参与者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动态、开放的德育环境,促进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全面发展。

(三)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自组织理论强调竞争和合作,它是自组织行为的动力因素。在小学德育生态群落创建过程中,“健康”的内涵并不是表面的“和谐”状态,受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伦理”与“面子机制”的影响,以“和为贵”为导向而无原则妥协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在德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避免矛盾和竞争并不代表成功。在学生群、少先队干部群、班主任群和道法教师群中经常开展良性的竞争活动有利于促进生态群落的构建。如开展班主任大赛、道法公开课、大队干部竞选等活动。由于组成生态群落的成员是异质性的,任何冲突和合作都能让彼此跨越自己的“最近发展区”,获得新的见解和想法,以此推动彼此走向同质性。当大家统一步调以后,一个新的有序的结构就产生了。

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这种竞争和合作的过程尤为重要。通过实践活动,如社区服务、环保项目、团队竞赛等,学生和教师可以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学习和成长。^[11]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还能通过实际操作中的竞争与合作,推动生态群落的健康发展。这种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将更加贴近生活、注重实践,为学生和教师创造一个更加动态、开放的德育环境。

(四)涨落是达到有序的自组织的要因

涨落在自组织理论中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系统或者其中的子系统对于系统平均值的一种偏离。它的好处是可以使系统发生突变,然后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状态。由于德育生态群落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存在,当外面的影响因素影响到内部时就会产生一些“涨落”,再加上平时各个主体客体自己制造的,如非线性作用、竞争和协作等,就会让这些小小的涨落变成巨幅涨落,然后系统就会走向有序的状态。如一些临时性的德育工作,创文建设、德育示范学校的评选、少先队鼓号队比赛等。这些外部因素进入生态群落中,一些非线性作用如协同,学校内部变得空前的团结,德育管理者同班主任协同、班主任同少先队干部协同、少先队干部和学生群体协同,不同主体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统一有序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当学校参与创文建设时,德育管理者会与班主任协同制订计划,班主任会与少先队干部协同组织活动,少先队干部则会与学生群体协同实施具体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主体都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通过实际操作中的互动和合作,推动了整个系统的有序化。这种基于实践的协同作用不仅增强了学生和教师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还通过实践活动中的涨落,推动了德育生态群落的健康发展。^[12]

五、结语

文章指出了我国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生态群落理论的独特视角,为剖析这些问题设计了新颖的分析框架。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是现阶段我国小学德育的首要任务,创建良性、健康的小学德育生态群落则是小学阶段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学校应积极借鉴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如“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以强化教育主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并提高对德育工作的重视,为小学生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的培养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提高小学生对德育价值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杨娜娜. 新时期小学班主任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分析[J]. 天天爱科学:教育前沿,2022(04):159-160.
- [2] 周洪宇. 新时代“生活·实践”教育的新发展:《“行心创”生活课堂: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当代演进与教学实践》序[EB/OL]. (2024-12-13)[2025-03-22]. https://jyzc.cnu.edu.cn/info/1043/1837_1.htm.
- [3] 刘来兵,周洪宇.“生活·实践”教育:内涵、目标与实践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04):156-164.
- [4] 劳伦斯·A·克雷明. 公共教育[M]. 宇文利,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5] 段捷频,范冲. 关于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群落的几点思考[J].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2007(03):59-63.
- [6] 张宇. 现代哲学中的主体间性理论[J]. 世纪桥,2011(13):31-32.
- [7] 陈小梅.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J]. 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2022(04):153-154.
- [8] 问答题. 什么是生态位、基础生态位和实际生态位?[EB/OL]. <https://www.asklib.com/view/e9e157cfc8d6.html>.
- [9] 教育部. 2020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德育状况、科学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发布[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11/t20211129_583124.html.
- [10] 袁维新. 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自组织特征与形成机制[J]. 教育科学,2010,26(05):59-63.
- [11] 刘来兵,周洪宇.“生活·实践”教育的逻辑理路与意义向度[J]. 教育科学,2023,39(05):18-24.
- [12] 鄢志勇,刘园园,杨勇生.“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4(06):81-88.